

序

卷之二



無極古中山地漢時始以名縣
國初隸宣州今隸正定府。領州
縣十有 其十一為無極定制
第府州縣之難易曰衝曰繁曰
疲曰難有益三四者謂之要其
次曰中第無極則曰簡又其次
也為之宰者以事簡又府之下
是視其人物風土為不足志即有
志者亦隨而漫漶殘缺莫有起
而輯之者幾九十年乾隆十有
一年黃君臺溪以制府薦宰是

邑逾年余循針吏上京師便道
讀書官署因得與邑人士名秀
者遊間同為制藝大都不晚于
法流而所至則經臺溪指授其
也暇時詢其疆界之廣輪紆間
之繁殺又身歷城郭市廛祠

二

廟方位及臺溪竹葺建齋觀
其人風俗之淳且儉有以知
山川靈秀對監之氣不以小
邑畜而志之備徵考為不可少
臺溪今軍宣化制府謂才可

柳奇義

朝來京師因詣余出無極縣志正
序曰無極為先生舊游地幸志
已成願得一言余之搜羅編校
已十有二年矣蓋臺溪凡三年
在無極得調大城令三年以父
憂去既除服謁送制府

三

奏留畿輔得宣仕令又二年兩薦
於

朝蓋至是臺溪之去無極已九年
矣嗚呼自三代以後官以人不
以世之居官者視其官有朝
不及夕之勢但求所以保位至

其職之惰為墜不計也既去則
忘之間其地其人若異域若昔
夢之不可尋也夫上以職課其
下上塞以苟且吏治之末即於
古非守之者責乎臺漢去無極
九年程以邑志為己事當在位

四

時其盡心於人物風土何如耶
讀是志曩曩所見所聞皆是以此
信而棄疑蓋所謂不可少者今
乃備焉而又以知縣無難易為
之皆不可尚修志雖一事而臺
漢之善治于是可推焉亦有勸

予當世之為宰者也。是為序。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提督河南

政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

林院侍讀加一級姻弟李宗文

頓首拜撰



五

序

邑志之貴在核今而不在飾古也徒飾古艷他人之富貴已耳而世之修輯者率聘禮文人廣羅古點以求美觀至於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失得反多濶略而不詳其在徧隅僻壤為尤甚以兔無故實難壯文瀾於是附會史書裝點景物不得不濫登雜采以資塗澤然按之史法則失實施之政事則無關此志家通病所謂徒勞翰墨者也余觀此

地邑乘惟當湖陸清獻靈壽縣
志為卓絕清獻名儒為縣多惠
政其手訂此志也於民生吏治
俱能切中其本根此外浮詞習
套概從刪截最為簡潔而得要
乃今得同年龍溪黃君壺溪無
經縣一志而竊喜陸志之幸獲
其匹也極邑在周時為鮮虞中
山國地入漢而始立縣其名遠
更而卒宜為今名自元明來遂
為畿南屏障然地瘠民貧風類
俗陋雜

國家深仁厚澤涵煦浸灌者百有
餘年而積弊難振猶未能與寬
鄉沃壤齊焉黃君既成進士筮
仕此邦精心撫字善自地制宜
遂霍然有起色舊志殘缺已多
日謔請故老編歷郊圻合邑國

三

典令章而手定邑志十卷規裁
體例不必一與靈壽相準而
其不虛美無贗古凡關一邑之
利病得失者則條分縷述而不
厭其詳何其與陸志不謀而合
也至附錄一卷尤能以考古之

識而酌通今之宜雖不久調繁
大城未悉見之施行然其種植
井渠之利賦役修築之規與夫
廣設義學多貯經書至今人猶
賴之若夫宿廟跑解之囂風同
姓為婚之惡俗雖屏除未盡然
既載在成書後來必有賡續以
終之者謀不必自己出功不必
自己成黃君其又奚憾哉況去
歲服闋到部而制軍官保公
特請於

朝得留茲候補則北土風俗略同

而志中規畫何難隨處敷布以
展其未罄之蘊也耶若其勉之
予方拭目以俟

乾隆二十年歲在乙亥孟春

誥授中憲大夫直隸清河道年春

弟元和宗宗元拜撰





序

太史公謂托之空言亦必見之實事蓋
 言尚寄于虛而事則微于實實書詢事
 考言乃言庶可績思子與言合其事為
 實事言庶可信皆為實言夫雖賢遠極論
 其理者也史冊志乘紀事者也願述
 其始末提其綱領非不詳且盡而前人
 所言者後人未必能行之即其人而言
 者其人亦未必能行之河牛充棟瑞者
 謂之虛車矣予嘗人也從家于浙故鄉
 黃真澤友有文名舉進士同官畿輔每
 為之談議瑞有條理探妙析疑常至夜
 分問其宰滿城甄濟平舒治并卓于
 農田學校水利河防查其心而懋厥績

士民頌之。上官以爲能，于是人皆曰：君以仁人，以君爲良，天下其亦未可恆也。勤濟所隸邑也。余嘗往，惟惟，其部也。東鄉，樹木茂密，數十里，或曰：地瀆，沙河以侵，而田荒，民多徙。邑侯黃公勸民植樹，濠沙合，乃安。亦也。西壯鄉井泉，用汲，園畦，繡錯，其稼如雲。或曰：黃侯勸民

所鑿，夏旱，地存沃壤也。士多宿試者，多有根柢，合軌範，詢之，則黃侯所聚而教者也。嗚呼！黃侯言甄濟十年，而草木田疇，猶繪治象，果有子，猶謂治聲，黃侯雖以言而士人言，二川而於郡，又亦豈其爲焉。漢漢其信，謂所及，民官既，士民以黃侯著，亦足以志矣。保陽，寓黃

實以所修志見於世而於子孫見
嘉山川封域之政賦役傳文之彙
農田水利之海求物產風俗之詳
而位鄉舊勳名忠孝節烈之行善
載是心而僻藝文不列于世實君
實編遺史刻碣荒碑一守備之方
實然焉先民有言黃君行之實君
實先自行言而後見之言焉傳曰
實先儒謂身有之而言之親如也
吾歎後之讀是志者求志之所言
而實求志之所言也孰固長在滑
水長流實養不窮風流未替得是
志而切實實傳而久久而六百季
盛事子我美談皆實猶望吾美
德也

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嘉平月

賜進士出身知正定府事特江鄭去進擬

拜書



四

士君子讀書學道一日釋褐通仕籍為
不欲酬養於富貴而思少行其志之所
欲為惟州縣親民之官為可居而下州
小邑僻陋之邦無魚鹽銅鐵百貨之廢
無重臣巨室富商遊販之集其在官無
兵馬棹駟供車迎送之事民視聽淳一
尤易為治而官亦彌得專力以行其志
之所得為然而登仕籍者苟無魚鹽銅
鐵竹材百貨之利入無重臣巨室富商
遊販之悠揚其在官又無兵馬棹駟供
給迎送諸名字則謂之集於樵或鄙夷
不屑蕭然自廢或急於進取之謀視以
傳舍而一二拔俗欲有為者又或以才
能不久其任輒移去治大邑此下州小

邑簡僻之區所以日有彫敝而風俗日
頹。雖教百年目仍莫改而士君子之
學古入仕者亦不過自勸於簿書鞅
之間思如古之循良吏無由也。壺漢
黃公圃之學者博綜精核心勤智足既
成進士出宰茲極縣。固恒陽小邑
侯則以為是足以行吾志矣於極之民
凡廬舍田畝溝洫樹藝婚葬祭饗飲食
絃誦之事無不躬親而心計之為之品
式而利導之期年之間極民既皆悅嘉
率邑侯之不鄙棄我也而侯亦樂用
其民將欲磨鍊遷革以移易其風俗庶
幾古循良之治而無何移官去然侯
固亟不忘茲極之民也。侯去極十餘

年尹金臺政劇地街簿書執掌無暇曷
猶拳：於極邑舊事為其志十歲卷殺
青以遺極人曰某之出：某：當更推
漢志若終以風俗之未成為憾者夫風
俗之成非旦莫間事必上之人開陳指
畫深入人：性情下之人愧厲感發深
知上之意旨而後教化可幾也三綱天
地之大義也人盡知之而極之俗獨尚
女而卑男持門戶主喪葬以：廟宿無
忌禁豈以文昭皇后生長其地故除禁
盛而陽道衰歟然而三綱之義何在也
極之人必有心知其非是者特積重而
難反耳父母在殯人子苦塊飲血之時
演劇作樂樂象而忘憂豈孝子之所忍